

元史

十

十

元
世
紀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鄧客兵校刊

侍從一

郝經

竇默

李冶

王鶴

王磐

徐世隆

孟攀鱗

高智耀

睿子

趙與栗

朱衡

李謙

夾谷之奇

王思廉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

統志云祖天
挺素有文名

金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

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爲異金亾徙家順天

晝則負薪米養母暮則讀書素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守帥張柔賈

輔延之爲上客

閻復墓誌云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渡覽上沂洙泗下追尋

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苟宗道行狀云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爲詞章者始則羣聚訛笑終亦拱視而服之

憲宗二年世祖以太弟開府

金蓮川徵經入諭以治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

兵於宋憲宗入蜀命太弟統東師經從至漢上言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宋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不如修德布惠結盟飭備以待西師則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會憲宗設江淮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命經爲副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天下事圖於未然則易救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奄征四海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搆禍垂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哉夫取天下者有以力并有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敝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顧

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敝而卒能保
大定功今國家建極開統五十餘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
驚魂虔劉剽盜殆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
不敝乎且括兵索賦朝下令夕出師閩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
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創
法立制敷布條綱任老成爲將相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
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修文誥外治武備如其不服而後觀
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襄鄧重兵數道聯轍接武爲正兵自漢中
至大理輕騎捷出批吭抵脅爲奇兵總帥得人師出以律則高拱
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失此不圖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
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若夫東師未出則
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制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

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
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
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
者及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
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
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
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善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
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齒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
竭天下倒四海跨凌宇宙騰擲天地大極於遐襟之土細窮於委
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啞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
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之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
可以施吾騎故所向莫敢當兵鋒新銳民物稠夥可以用吾攻故

所擊無不破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渟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乘險以用奇則難敵因險以制奇則易况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因糧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畧安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澑熬之舉擁遏頓滯盤旋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突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兵連禍結勢不容已王宜稟命行在遣使喻宋令彼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姑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王之義盡而後進師重慎詳審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先示恩信曉以禍福使知王神武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然後閱實精勇別簡

一軍爲帳下之卒俾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
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八
部曲曹不知兵者使沿邊築堡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
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重臣爲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
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
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恃城壁以不戰
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
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生路以攜其心誤多方以敝其力
兵勢旣振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
守孤城示不足取亟進大兵抵江岸沿江上下列屯萬竈首尾締
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聳自起變端蓋彼之精銳盡在兩
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險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

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休養兵力漸次進取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爲宋計者必謂有荆襄方可以保淮甸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並濟以輕兵綴襄陽絕其餉道而重兵皆趨漢陽出不意以伺江隙否則以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一舉下夔門卽順流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截湘潭以成犄角之勢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間掇拾湖濱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通泰海門楊子江而彼

必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勢必老師費財當遣一軍臨維揚爲長圍示必取而以精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議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若晉取吳則六道進隣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東西南北輪廣萬里自渝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直欲以一軍倖而取勝乎蓋西師之出已及瓜戌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欲直前振迅指顧而下金

臣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戍遷延進退失據反爲敵所乘
惟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全吾力是則所謂坐勝也雖然
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無故而爲大
舉倘又措置乖方無以挫英雄之氣憚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之
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
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及會兵渡江
圍鄂州聞憲宗晏駕經復進班師議曰易爻言傳謂亢之爲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潛見惕躍飛五位皆當其可
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
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龍德於是乎衰矣故古之聖王莫不

握乾知幾以時進退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而不私其子知退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讎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是諸聖王皆知進退存亡之理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彼憑威時刀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石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維大王嚮在沙陀謂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審理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獨是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於茲矣先皇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畀王東師則不當進

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及旣聞凶計卽宜遍告諸帥各以
次還脩好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又進如謂機不可失敵
不可縱亦旣渡江勢難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擣臨安
使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若猶未也則知難而退可也盤桓
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
且諸軍疾疫什已四五倘更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彼旣
上流無虞必嚴兵守鄂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
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
次而至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
郢復之湖灘則我將安歸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活
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彼將委破壁空城以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
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殘人命

於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
雖然宋人方懼自救師雖畢集未暇謀我弟吾國內空虛諸王各
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
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赤行尚書
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令望且握重兵獨不見
金世宗海陵事乎若彼僞稱遺詔先正位號下令中原行放江上
欲歸得乎願王以社稷爲念奮發乾綱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
大計消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定疆界歲幣
屏輜重輕騎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邪謀僭志冰
釋瓦解隨遣一軍迎大行靈輿收皇帝璽召諸王駙馬會喪和林
遣官詣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眞金留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
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而無亢

龍之悔矣會宋相賈似道密遣使乞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經入辭帝曰朕今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有可輔朕者亟以聞經進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聖明俾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焉已也蓋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之而去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糜爛而不收有志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伸之完扶持而置之安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而飫爲一代神器之主而羣然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旣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而棄之不知飫之將至矣至於神器

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天下者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於以配天立極繼統作帝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高文武昭宣光明章凡八帝於三國則昭烈一帝於晉則孝武一帝於元魏則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武帝一帝於唐則高文元憲武宣凡六帝於後周則世宗一帝於宋則太祖太宗仁高孝凡五帝於金源則世宗章宗凡二帝皆光大炳烺不愧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

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敝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則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民物殷阜可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身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當太宗臨御時耶律楚材爲相定賦稅分郡縣籍戶口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相與投隙抵牾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託